

【峥嵘岁月】

# 笔踪影迹思故人

## ——纪念百岁老人孙起孟逝世八周年

□ 王勉之 文/摄

组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孙起孟，1911年出生于皖南休宁县的商山村，于2010年3月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一百岁。

孙起孟追悼会3月10日在北京举行，会上印发的《孙起孟同志生平》指出：“他始终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共同的事业中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是对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征程的肯定与称赞，也令我们新黄山古徽州人为之感到光荣与骄傲。

孙起孟在阔别家乡六十余载后，在视察安庆、九华山之后，从安庆回到故里屯溪、休宁。时年七十多岁高龄的孙起孟陪同夫人汪之慧二度回到屯溪、休宁，在休宁有关领导陪同下，由屯溪驱车至休宁齐云山风景区和溪口镇农村科教示范基地游览考察。是日天气阴雨相间，孙老身穿白色衬衣，深色西裤，拄着拐杖，徒步登上“西桥”，沿着九里十三亭的盘山道，手撑雨伞，徒步拾级而上。孙老边走边问，一路走走停停，一面面对十三亭尚存的景物、典故询问究竟，尤其对摩岩石刻的保存完好倍加赞赏。登上了月华街，重点考察了“大素堂”在文革中被毁的场景（注：现已修复重建）。孙

老心情十分沉重，许久不能平静，随后走访了道长詹岩福并在香炉峰前合影留念。登上月华街已是中午时分，一起在长生房吃了一顿斋饭，饭后孙老乘兴致，即兴书写了“离乡六十周年，登齐云山书以致感”。雨后齐云，天开神秀。

这位百岁老人，在新中国诞生前，曾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并作为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的起草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后，出任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的政务院副秘书长、人事局局长，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任党组书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一生勤勉尽责、任劳任怨为党工作，为人民群众服务。

1994年，无党派人士戚思危担任化工部副部长，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说：“民主党派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这1995年戚思危加入民建。1995年底，戚思危当选为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1996年，他接替孙起孟当选民建中央主席。

孙起孟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心系人民。他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进步，魅力永存，树立一座高山仰止、魅力永恒的不朽丰碑，是徽州人民学习的



▲1995年夏秋之交，细雨蒙蒙，忽然天空放晴，我有幸全程陪同孙老登齐云山。在太素宫殿前，孙老与时任齐云山道教协会会长詹岩福、徽州地委副书记沈荣、省政协办公厅主任俞乃益等省、市、县有关人员合影留念。

不久前，我去了一趟商山镇，前往孙起孟故居参观瞻仰，以寄托哀思之情。民建建中央宣传部指示，将孙起孟故居展览馆建成民建会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对外开展展出，供民建会员和广大乡民参观学习。

孙起孟八岁随亲人从屯溪乘船离开故乡去苏州、上海求学读书。1929年，孙起孟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进入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

并任训育主任，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在满怀热忱教育育人的同时，他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团结青年学生与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政策进行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起孟和其他进步教师带领学生走向街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募捐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应黄炎培之邀，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重庆，任重庆中华职业学校四川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与筹

【徽州古道】

# 休宁白际岭古道：挂在云端上的天梯

□ 黄良顺 文/摄

千百年来，此处也成了当地恋人表达爱慕之情的圣地。

徽州古道既是古代官府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也是历代兵家争夺的战略通道，或多或少历经刀光剑影的战争。古道登顶至垭口，一处风光见证了元末明初那场战争。关隘类似古城门建筑格局，两边关洞，中有瓮城，城墙向两边山脊延伸。相传为朱元璋自浙江入徽州时修筑，其登基称帝后降旨命名为“二善亭”，意为浙皖两省永世友善。因年久失修，除两道关门外，大部分关隘建筑已坍塌。关门上的“二善亭”题额清晰可见，但落款年月已无法辨认。塌陷在关隘内残存的条石，长约三尺，宽厚一尺，规整平滑，这座矗立在白际山峰上的防御工事仍然不失当年的壮观雄伟。

过了“二善亭”，古道基本在山脊线下的丛林中穿行，即所谓的“山中十里”，道路相对平坦。密密匝匝的松树将黄灿灿的松针撒落在路面上，像一条毯子覆盖在圆润的青石板上，走在上面，软软的，发出沙沙的声音。刚才攀登登高时，没有闲情欣赏路边的斑斓山色，此刻举目远眺，远山近景尽收眼底，层叠叠嶂，蔚为壮观。

然时至冬至，山顶的天气还是说变就变，刚才虽然阴霾，但能见度尚可，此刻，绵延青山已被浓雾覆盖，视野所及，茫茫一片。

我决定徒步白际岭古道不仅仅是想征服这条险峻的山道，更是对白际这片蓝天白云的念想，我无数次想像着行走在白际山脉的山脊线上，蓝蓝的天，白白

的云，五彩的秋叶，蜿蜒的山脊线。我可以站在群峰之上的白际之巅，释放“山高我为峰”的豪迈；可以在苍穹下引吭高歌，跟着白云放飞思绪；可以在静谧山林中涤荡心扉，拂去心灵的尘埃。此刻，我只能任一片白雾的裹挟中机械地往前走，直至古道与白际公路交界处。

公路边上，那写着“蓝天与白云交映的地方——白际”的牌子同样被浓雾包裹着，这点点人间仙境的情诗，也只剩下望梅止渴的擦脸了。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你百般努力万般艰辛，连走带爬，到达山顶目标，准备欣赏峰上必然而至的无限风光时，却什么都看不见，丝毫也得不到。

也许这就是生活，尽管你倾其所有地付出，且只能在失望中原路踏上返程。

便餐后，浓雾依旧，一丝太阳的光亮都没有，我们只能在失望中原路踏上返程。

或许是白际岭上的“千金台”“千金台”那两个“高大”村名的造化，“千金散尽还复来”，当我们再次到达山顶时，顿时天开雾散，乳白的云雾填平山峦间的沟壑，一座座山峰像大海里的岛屿一样，在云雾飘移中游弋着，宛如人间仙境。在脚下，映出一抹太阳的霞光，云霞顿时分成不同色彩的层级，若隐若现的山峰犹如海市蜃楼一般。

路边一株映山红反季节盛开，红彤彤的花朵还留着雾水的灵气，晶莹剔透的。这一抹猩红像一位刚揭开面纱的新娘，在这副萧瑟的冬季里显得有些羞涩。

难道这是“新娘房”里那位女子羽化而来的吗？



冬寒里的映山红

徽州境内，青山巍峨，绵延似海。千百年来，古徽州人挣脱千山的阻挡，撕破万水的隔裂，以山中青石、竹木为材料，开凿出一条条“通天”步道。这些步道或顺山势而建，或沿溪水而行，五里一亭、十里一庙，盘亘于崇山峻岭间，因其常与鸟蹄鸟迹相交，自古即有“鸟道”明弘治年间《徽州府志》记载：“自睦州青溪县界至歙州，路皆鸟道紫纁，两旁峭壁，仅通单车。”在众多“鸟道”中，“白际岭古道”尤为艰险，它攀越峻峭岩壁，穿行翠竹密林，在蔚蓝天空下，如一线天梯连接着蓝天和白云。

白际岭古道北起休宁县榆村乡岭脚村，南至白际乡，并延伸其中间至白际泰康村，全程约25公里（休宁岭脚至白际15公里为精华路段）。古道开凿于宋代，明朝初期，由岭脚商人汪致洛捐资铺设石阶。直至2006年白际公路通车前，这条翻山越岭，如今仅有当地村民上山劳作及户外爱好者行迹。近两年来，当地政府为古道进行了保护性修复，清除了道路两边柴草，增设了路标及景点介绍，是一条较为安全，且集颜值与强度于一体的户外登山古道，被广大徒步爱好者称为“最后的江南秘境”。

白际岭古道的登山强度是早有耳闻的，素有“上山十里、山中十里、下山十里”之称。白际岭海拔1208米，十里攀高山路，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就可以计算出它的坡度。但真正走上这条山路时还是有些腿脚哆嗦。

一般“官道”台阶高度为十公分左右，白际岭古道大部分为就地取材的山石铺就，且未开凿平整，就砌台阶高度都在二十公分左右，个别路段甚至高达三四十公

【徽林漫步】

# 新安二老留墨迹 丹青扇面藏古风

□ 吴军航



许承尧与黄宾虹同是现代新安艺术大家。许承尧作为清末翰林，其诗文书法方面的造诣极高，享誉全国文坛。黄宾虹一生执着艺术，是四百年后又一次高高擎起新安画派明灯的艺术巨擘。他们因文艺事业而成为了新安挚友，为乡邦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虽为新安书画家，但相聚的机会不是很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留下墨迹的情况更为少见。数年前笔者在西溪南村获悉程育才老家藏有一幅扇面的消息。近日终于见到程育才老师家目睹了扇面真迹。这幅扇面虽然不大，但内容可观。扇面上两面都有书画。一面是黄宾虹的山水画作，另一面是许承尧的书法作品。这是新安二老合作的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

首先来谈扇面中黄宾虹的山水画作。黄宾虹是一位晚熟的新安画家。他的山水画在中年属于打基础阶段。六十岁以后才开始艺术变法。其艺术宗旨是“墨墨华滋，中华为本”。黄宾虹常说，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他平日的画作就是中华大地的颂歌。他极高的艺术境界融汇了富有特色的艺术语言，绘画线条笔力扛鼎，水墨三分。绘画墨色浓重厚润，水墨淋漓。同时还创造性地使用水法，使画中景物滋润华滋，笔墨氤氲。另外他的墨点厚实，层次分明。

具体到扇面的构图，黄宾虹采用了一河两岸的构图形式。在艺术的处理上这是较常见的构图形式，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扇面的构图右边偏重，左边偏轻。而黄宾虹有题款压在扇面的左上角，起到了平衡画面的作用。近景的岩石旁亭一座为引子。右边的石板上石板上画有三棵松树，枝叶作伞状覆盖在画面的中间。大树的下面有小树的呼应。中景较为简洁，有细长的河堤从山岩的背后伸出。河堤上生长着灌木。

扇面的远景与近景相比较，要显得简而约。一些高山，对岸有低山透迤而布。远山高耸，墨色淡雅，隐约可见。黄宾虹在画面中采用了虚实对比的手法，使之景物空灵剔透，虚实相生。

扇面构图中的美感既有构图的形式美，又有笔墨的形式美。画面分割设计往往有时都会出现一边重，一边轻的现象。黄宾虹为了达到视觉平衡，在画面的左上角题款，并钤上印章。构图的平衡是源于生活中的杠杆原理。绘画艺术中包含着物理原理。

所谓笔墨形式是指绘画线条、点、面及墨色的运用。它又包含了传统的技法和黄宾虹自己对绘画笔墨的理解。比如黄宾虹在绘画中加强了对水法的运用，这是他绘画中的亮点。古人绘画固然要用水，但不像黄宾虹那样大胆使用水墨。黄宾虹的绘画能做到笔墨华滋，除了笔法、墨法之外，水法的大胆运用无疑起了重要作用。笔力扛鼎，随心所欲，变化多端。笔墨的轻重徐疾也构成了画面的虚实变化。

总之，黄宾虹作画重意不重貌，力求内美。这幅扇面笔墨轻松，浪漫潇洒，画中景物如岩石树林、河岸及远山以意领先，一气呵成。画中的点大小不一，洋洋洒洒，浑如天成。景色之意在清与不似之间。

扇面的另一面是晚清翰林许承尧的书法作品。许承尧自己创作为他人题字墨迹书。许承尧往往创作的内容。而在这幅扇面上他却一反常态，书写的内容是临《隋阁颂》的片段。俾御原下辨仇蕃，元功不朽。片微御原下辨仇蕃，元功不朽。即便求隐。折里大桥，於今

乃造。技攻攻坚。工巧。虽昔鲁班。亦其假象。”许承尧追求扇面的形式美，从右到左，以三个字为一排，共十四排，从而形成向外辐射的张力。《隋阁颂》隶书浑朴古拙，笔法厚重。从中我们也看出了许承尧的隶书曾取法《隋阁颂》，直接追寻东汉熹平元年的隶书源头，展示了许承尧对汉隶的求索。

扇面的主人是程育才的爷爷程芝洲，西溪南乡宝村人。程芝洲的姐夫与许承尧有亲戚关系。因此，许承尧在唐楼落成时经常去宝村游玩。

西溪南镇宝村程氏是从休宁兰田迁来，大约有七百年的历史。程芝洲家族在宝村属于名门望族。当时程芝洲的姐夫在北京从事外交工作。程芝洲年轻时也在北京学习，程芝洲的姐夫要求他学习英语，但是他对英语学习没有兴趣，学了一段时间就学不下去了。之后就在北京开设“正大茶庄”。程芝洲天生聪颖，对于茶道，在辨别茶叶质量上的功夫很深。黄山山区的茶叶有的生在阴山上，有的生在阳山上。茶叶的口感是有区别的。他手抓茶叶一看，闻一闻，就能立即区分出茶叶的生长地域。他在北京经营茶庄的那段时期生意红火，程芝洲才终止了生意生涯，回到了家乡宝村过着田园生活，直到1960年去世。

这幅扇面的书画究竟作于何时？扇面书画中没有纪年。不过我们根据黄宾虹在北京的活动时间和许承尧的卒年，可以推算出书画的创作时间。1937年6月，黄宾虹应北平古物陈列所之请，赴北平审定故宫南迁书画。7月因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北平，黄宾虹此时无法回国，只能伏居燕市，终日杜门。当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才回到家乡。这时，他的好友许承尧已经作古。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可以推定这幅扇面上的书画是1937年以前的产物。黄宾虹与许承尧二人虽生活在同一时代，生长在同一地域，但是由于他们平日都有各自的事业和各自的追求，相遇在一起的时日并不多。这幅扇面从作品和时间上来分析，显然是他们在同一时间完成的。换言之，他们在1937年之前的某一天都聚集在宝村程芝洲家中或聚集在北京“正大茶庄”为其泼墨挥毫。

程芝洲生有两个儿子，这幅扇面归属于小儿子程静斋。程静斋解放后在上海工作，他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家中文物全被没收。这幅扇面也未幸免。1976年拨乱反正后，全国各地逐步落实政策，程静斋终于在1983年落到了被抄家的文物。这幅扇面又回到了主人的手中。据程育才老师说，他们家在文革前还收藏有吴昌硕的画和黄宾虹的四尺山水中堂。由于文革期间家中无人居住，这两件宝墨也就飞了。

本版责任编辑/高莉莉 E-mail:hsrbgl@163.com